

小城的明清老街很短，当中是一间茶室。一楼店堂显眼的位置悬挂着许许多多用线绑扎起来的茶宝，这些茶宝原本是用小柚子掏空，填茶做成，风干后只有橘子大小，个个褐色灯笼似的，满是灵气。店堂往里的原木货架上，码放了更多风干后的大柚子，同茶宝一样绑着线绳，勒成花瓣的形状，却因为个头大就没人叫它们茶宝了。

做柚子茶的那一对中年夫妇说来也是有故事的人。男子当年与女子在企鹅群里斗诗玩乐，打发单身汉大把的闲光阴，因为都是在婚姻里经历过跌宕起伏的人，一来二去就有了感情。女子舍下茶族，像洞庭湖畔的一枚芽茶，飘飘摇摇千山万水地过来找他。两人白手起家，女子将祖传的柚子茶制茶手艺发扬光大，开了老街最有特色的店铺。男子内敛憨厚，负责完成从采茶到制茶一整套生产工序。女子健谈开朗，负责市场营销推广和打理店铺。两人性格互补，相得益彰，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那份千里迢迢追寻的爱情也日臻成熟，显出三生缘定举案齐眉该有的样子——恰如他们手中的上好柚子茶宝。选柚去瓢，填

入自然好茶，再经过长时间的晾晒晒焙，发酵成一种醇美芬芳的味道。

两人以诗相会，以茶结缘，快乐踏实地经营自己营生之余，也将一种生活方式悄然浸润。

喝茶本是风雅的事。茶室开起来，线绳串起的小茶宝既是一道风景，也是迎客的引子。无数人好奇驻足，然后三五相邀，或品茶论道，或静安于一隅片刻闲适。古董似的柚子茶是开启慢时光的钥匙，在经年静置的韶光中它早已坚硬如石，最适合围炉烹茶。烹茶与等待的间歌，艺术介入茶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小城里两三个弄琴人、四五个摄影友、六七个文人墨客算是茶室最先招揽来的茶人一族。他们是一个地方的文人雅士，但平日里各为稻粱谋，也不乏缘分，相交甚少。夫妇俩把他们当成贵客，他们之间便日渐熟络起来。每当霓虹初起，总有几个相约，将茶席设在夜色里无人的道场。一张深色曲木茶几，一铺风

茶缘

□李思纯

格讲究的茶席，几件琳琅美器。入茶席围坐，自有人动手心热，捧柚子、执茶刀，灵巧一削，将小块茶与陈皮一道入炉。时光的颜色顷刻间在沸水中浮沉，黑褐、焦糖、醇红。虚空里，茶水交融，氤氲出袅然的样子，茶与陈皮裹挟的香气也呼之欲出。有人虔诚地等待一次纤手奉盏，有人在苦尽甘来的温暖茶汤里留恋叹惋。围着茶席的人恍惚以为自己回到了魏晋时代，个个斯文复苏，个个妙语连珠。茶烟缭绕间，一些细节悄然，在茶人眼皮底下延展着宝贵的时光，淡定如莲的禅意在曲水流觞的轻音乐中悠然自现。

至此，茶室的味蕾才刚刚打开，茶香复苏了茶人的艺术灵性，一场宏大叙事的开篇，这时候被他们以浪漫的句式娓娓道来。茶人中，有精通音律器乐的演奏家特地带了二胡，二胡的旋律总是带着一种忧沉沉的姿态，委婉若弱。演奏奏一开弦，有时是《小城故事多》，有时是《赛马》，幽深一如思想者漫天泼墨，紧

凑一如疾风骤雨万剑空鸣，人不由得跟随它凝神聚气。一曲罢了，又有人唱起民歌，声声巨古嘹亮。摄影者悄然离席，躬身于他们的角度，捕捉一个又一个被音律拉近扯远的灵魂。

茶人栖息在精神的桃花源，茶盏以一种肃穆的仪式靠近唇齿，试图让人微醺之时饮尽一腔故园清梦，落下一个生命之春的吻痕。

一芽一世界，一叶醒人心。品茶论道之后，曲终人散去。留给茶室夫妇的是经友情浸透的精神标地，是经艺术渲染的一个有格调的舞台。做茶自古有“性相近，习相远”之说，与茶相处久了，身上自然有茶的清雅之气；与茶客相处久了，之间水墨丹青般的审美意象连同气质谈吐也有些被同化。他们与茶客之间也不再单单是生意的关系。微笑、屏息与矜持中，他们愈发感受到茶缘之于人的恩赐，因此制茶和泡茶更为精心。

醒春的芽茶屡屡在这样美好的时光中涅槃，混合着老街沉在年轮里的故事，温存有缘分。其实，人亦如芽茶，生活亦如茶道，人缘亦如茶缘。溯源本质，都珍视草木一生，都遵循自然大道的高贵。

骑车弹棉花

□大山

每次看到街上共享单车随时可以骑行，我都会有事没事骑上遛一遛，在享受舒服方便而又快捷的同时，都会想起曾经骑行的往事，不为别的，只为能骑车，享受骑车带来的威风。

那是4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彼时，收完玉米，种上最后一季麦子，基本就进入漫长的冬季了，大人们会像动物一样冬眠，补足一年四季没有睡够的觉。我们这些小孩根本就闲不住，除了吃就是玩，而我因为想骑自行车，看奶奶给家里缝过冬的棉被，说里边的旧网套不牢，不住地唠叨。我就说：“过了灞桥就有弹棉花的，我骑自行车过去。”奶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其实，我只听弹过棉花的大人说有个弹棉花的地方，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地址。好在去灞桥的路很少，都是大路，而且弹棉花的地方肯定有招牌，那几个字我是认得的。奶奶帮我把一床旧网套绑在自行车后架上，我就去了。那个地方很好找，弹棉花的人又少，很快就弹好了，我让店主帮我固定好，很顺利的在天黑之前回来，受到了奶奶的表扬还奖励我第二天吃了两个荷包蛋。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家里人都放心了，包括从来不敢心我骑自行车的爸爸。要知道从我家到河对面的灞桥，至少要10公里，还要穿过长长的古灞桥，穿过幽静无人的河堰。

再次去弹棉花时，心里与第一次去是一样的激动，绑好一床旧网套，就出发了。出了村子，跨上车子，车子驶上宽敞的沙石路，轻快而愉悦，一路向东驶去。河岸边没有人，只有暖暖的太阳晒着堤边无精打采的麦田，一棵一棵落了叶子的枯树挺立在阳光里，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树下枯黄的荒草匍匐在沙地上，随风飘荡的枯藤笼罩在突兀的小灌木上，挺立的白杨树皮泛着亮亮的白光，粗壮的树干上布满一只只流泪的眼眸，默默地注视着四周的寂静。平静的灞河上，几只大黑鸟在天空飞过，我弹了一下自行车的铃声，一串叮叮当当的铃声，响遍了整个安静的河滩。

凭着来过的记忆，我找到了弹棉花的村庄。可能由于冬天到了，弹棉花的人特别多，我只好不声不响地排队等候。弹完，店主帮我绑上自行车后架，我才发现天黑透了。出了门，我有点着急，有太阳我还知道路怎么走，黑灯瞎火的我根本分辨不清我要走的路。幸好过去的乡道少，回家的路只有一条，我强迫自己冷静，骑上车子，借着远处的灯火，小心寻找灞桥。

过了灞桥，我骑在高高的河堰上，两边的枯树顶与我同高，仿佛站在船头，划过夜的海，向前破浪而去。两边的荒草扫过脚面，扫过膝盖，发出巨大的声响，喇喇地让人毛骨悚然。忽然，寂静的堰下草地一个尺把高的黑影“唰”地立起来，两个黑亮的光点闪烁几下，飞快地向树上爬去，带起几片树叶。我手一抖，车子顺着河堰的下坡，哗地一声驶下，我眼前一黑，撒开车把抱着一棵树，车子碾过荒草倒到河堰下，车轮还忽忽地空转。

树上一只鸟“呱”地一声惊叫，猛地飞走。我大叫一声，两眼一闭，双手抱紧大树。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还挂在树上。顾不上疼，摸索着下到河底，连扛带推将车扶上河堰，摸一把后座上的棉花套子，跨上自行车就跑。拼命蹬着脚蹬，车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后座子敲打着刮泥板，骑一下响一下，响声震天。越骑越快，越敲越响，越响越怕，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黑、这么远……

我想唱歌，可怎么也喊不出来。树上“咕咕……”“啾”的声音更让我脚一软，差点又摔倒。当听到远处传来隐约的狗叫，村庄出现点点灯火，我的心才放了下来，终于到家了。

兔入鸡笼

□陈仓

兔子和一群鸡在野地里觅食，突然，一只大灰狼呼啸而来，公鸡母鸡们失声惊惶，逃回鸡笼避祸。无处躲藏，难以逃避，情急之下，兔子挤进鸡笼，逃避大灰狼追杀。

兔入鸡笼，鸡兔同笼，白吃白住好安逸。兔子对自己的聪明机智暗自得意。但是，好景不长，世上没有白吃的饲料，也没有白住的房子。时近年关，农场主狗剩将猪、驴、鸡蛋、公鸡和兔子一起卖掉。兔子愤愤不平，对公鸡发牢骚，不公平！不仗义！不厚道！公鸡不耐烦地对兔子说：“不明事理，白活一世。”狗剩先生反复强调，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挣钱，养你何用？狗剩没有亲自剥你皮，没有蘸着蒜泥吃你肉，已经便宜你啦！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狗剩他儿小狗狗？

■寓言■

清清河水归有期

□魏效燕

■展痕处处■

我们村头有一条河，贯穿山东半岛南北，从黄海的胶州湾通到渤海的莱州湾，叫做胶莱河。小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人工运河，不知道它始于元朝，是元世祖忽必烈为南粮北调接济京师，历时五年开凿而成的河。这条河承载了我太多的童年回忆……

对胶莱河，我有着无法割舍、不可替代的深厚情感。过去的十几年，每次回老家，我一定会到河边走走，追寻往日的足迹。虽然，那些年它变得面目全非——河床干涸、河水污黑、河道千疮百孔。但我内心，依然固执地认为，它永远是我不停找寻的童年的那条美丽的河。

曾经，我和小伙伴一起爬在清澈的浅水里“打嘟噜”；曾经，我们一起到河崖树林中采摘香气四溢的槐花、酸甜可口的桑椹；曾经，我们在暑气最盛的正午出门到河边，又满脸通红地提着一长串震耳欲聋的知了回家；曾经，我们盼来冬天，互相照应着，试探着冰面有无破裂的声音，然后小心翼翼地紧张万分地分开过河。要是河结冰很厚，我们就会放肆地在冰面上滑行……

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砸冰捡鱼的情景。冻得通红皴裂的小手抡起河边找来的石头，狠狠地砸向冻在冰里的、似乎伸手可得的鲫鱼——却只是在冰上砸出一个白点。有更加执着的小朋友，用尖尖的石头不停地凿着，凿出一汪冰碴水，棉裤棉鞋都湿了也浑然不觉，仿佛就是为了那一碗冒着热气的鱼汤——虽然我从来没有吃过，也觉得这鱼汤分外的香。我记得，曾经因为在冰上玩耍摔得四仰八叉，踩到薄冰掉进冰冷的河水不敢回家，伙伴们同情又热心地帮我在河崖避风向阳处点起一堆篝火，直到把我的衣服和鞋子全烤干，我们会因为躲过大人的责骂而庆幸大笑。

我也记得，传说中的“大深井”是我们不可征服、避而远之的死亡之地。虽然每年都有灾祸发生，但每年的暑假还是会瞒着大人去下河，小伙伴们像做贼一样集体犯险。估摸着大人下地干活快回家的时候，赶紧上岸往回溜，途中被各家找来的大人们纷纷截住，讯问、责骂。我们并不会承认去河里玩水，本能的撒着谎。这时候，大人们的必杀技就来了——他们用坚硬的指甲盖在你胳膊上狠狠一划，一条白生生的痕迹就会拆穿你的谎言，没有下河，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痕迹的。每一次都知道，每一次还是睁着眼撒谎，然后被大人们揪着耳朵各回各家。

这条河，曾经是那么声势浩大，让祖辈们为它施工筑堤，对它心存敬畏；曾经是那么温柔可爱，村里的人们在傍晚时分相约，一同洗去一天劳作后的泥垢和劳累；曾经是那么清澈透明，清澈见底可见；曾经是那么的水草丰茂，芦苇又深又厚……

而几何时，胶莱河变成了一条废弃的河流，一条被污染的河流，一条被遗忘的河流，一条死亡的河流。每次回到河边，每次过河去姥姥家，必然带着亲切而又凄然的心情。“你，还是你吗？你，何时归来？”

唯有严寒时节的冰雪，才能覆盖你变异的颜色，也麻木了我的神经，白色的河水，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当我春节带儿子回到河边时，仿佛又回到了我的孩童时代。我的快乐感染着它，我们在河岸厚厚的枯草上偷偷点一把火，然后用冰雪熄灭它……

胶莱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感受到你千年的浩荡，千年的清澈，千年的情怀？在经过几年初步治理，情况得到极大缓解的今天，我们又欣喜地听说有了更大的规划，清清河水，归来有期。你所有的孩子，都在期盼着你的归来。

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两杯水，一杯是苦的，一杯是甜的。

生活提示我们，两杯水都归我们自己所有，并且每天都在考问：你准备先喝哪一杯。

有的人不假思索地放纵了心理，随了生理，痛快地下咽了甜的，还来不及品味出甜甜的滋味，就陷于苦水带来的忧愁之中；有的人在一阵犹豫之后，像小孩子拌着白糖吃药一样，把两杯水掺起来，然后喝一喝、品一品，在忽甜忽苦的味觉中消受人生，总感觉生活有苦也有甜；还有的人，选择了一口苦水喝了个底朝天，然后去体会甘甜的滋味。从理论上讲，选择了先甜后苦的人是生活的落魄者，选择先苦后甜的人是生活的骄子，选择第二种喝法的是大多数。

生活体验告诉我们，两杯水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一个见了甜水便情不自禁的人，往往对生活先看得过于乐观，再觉得厌倦，最后会发展到绝望。一个勇于一口气先喝下苦水的人，会充满自信，甚至自负。一个经常把苦水和甜水掺着饮用的人，对生活容易满足，经常从中体会到生活的不同滋味。

我的祖父是一个善于把两杯水掺和饮用的人。过去，我们国家粮食短缺，城里人凭粮证按量买粮，连种粮食的农民也有吃不饱的时候。我们家弟兄四个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最高时只有26斤，也

就是13公斤，还是粗细粮搭配供应，家里吃得自然不宽松，把我和大哥放在农村与祖父母生活肯定也有这一方面的考虑。在村里，就要靠祖父母分的、凭工分挣的、自留地打的粮食养人了。但我们生产队有一部分土地就在沙河边上，属于水浇地，能种稻子，而陕西许多盛产粮食的地方因为缺水而无法产出大米。我的祖父就把稻子用架子车拉到渭北一带去换粮。每斤稻子可以换一斤二两到一斤五两麦子或一斤五两到二斤玉米面。有时还拉着大米到城里换麦面或者玉米面，麦面也可以换到一斤二两的样子。那时候这些事情是有人查收的，他总在夜长天短的冬天进行这样的交换。他解决吃饭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在磨粮食时尽可能多地磨上几遍，减少麸子的产出，增加面粉的比例。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家的粮食永远没有别人家的白，但别人家常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生活难以维持，而我们家虽然努力弱、工分少、自留地少，但从没有过断顿挨饿的时候。

记忆中，祖父凡是在家里发脾气骂人，都是冲着在节俭方面违背他的意图而来。我们家里有两样家具是最重要的，一件是祖父早早让我父亲为他置办

的棺材，另一件是一米五高的木柜。这两样东西的价值并不是很昂贵，而是里边总是盛着全家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祖父曾经多次告诉我，家中必须积攒足以应付全家人至少半年糊口的余粮，以备天下出现饥荒。后来随着年景的变好，祖父在思想上调整了计划，准备将来用这些粮食招待葬埋他的亲戚和乡党。祖父最精彩的故事，是政府给我们家拔的

庄基是三分地，但他在院墙外留出了一瓦宽的地方用于自家腌腊肉的落地，在大门外留出了两米宽的地方以备死后停放棺材。其实我们家大门外有公用空地，墙外周边还有道路或空地，但他认为属于集体的或者别人的地方永远是靠不住的，必须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结果等他老人家死后，乡上重新丈量庄基，我们家的庄基在实际丈量后改拔成了二分四。这不是我祖父的错，是不会用心的后人的错。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位典型的勇于先喝苦水的人。他从农村考入了一个化工学校，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国有企业的办公室当秘书。因为出身农家，个头偏小，文笔不高，谈了好几个对象都因为对方或者对方家长的嫌弃而告吹。他结合自己当时承担的业务，进企业三四年



千里冰封 贾鹏翼 摄

指尖捏醒沉睡的泥土

——丹凤王塬泥塑传承人王伦印象

□红月亮

童心未泯，他只是一个人天生喜欢玩泥巴的人，而他有着泥土一样朴实的名号——王塬。他玩泥巴的这个村庄被我从此记在了心上。

他用指尖轻轻一捏，捏醒故乡沉睡的泥土，让瘫软在丹江岸边的黄土站立起来，有了筋骨。

一捏，捏出商山魂魄，一捏，捏出大秦雄风，又一捏，捏出散落不尽的古丝路遗韵。

他甚至把自己也捏成了一个巨型泥人，混迹于奇异的国度里，你无需细辨他的长相，只要知道，在这里，他是主宰万物的王。

两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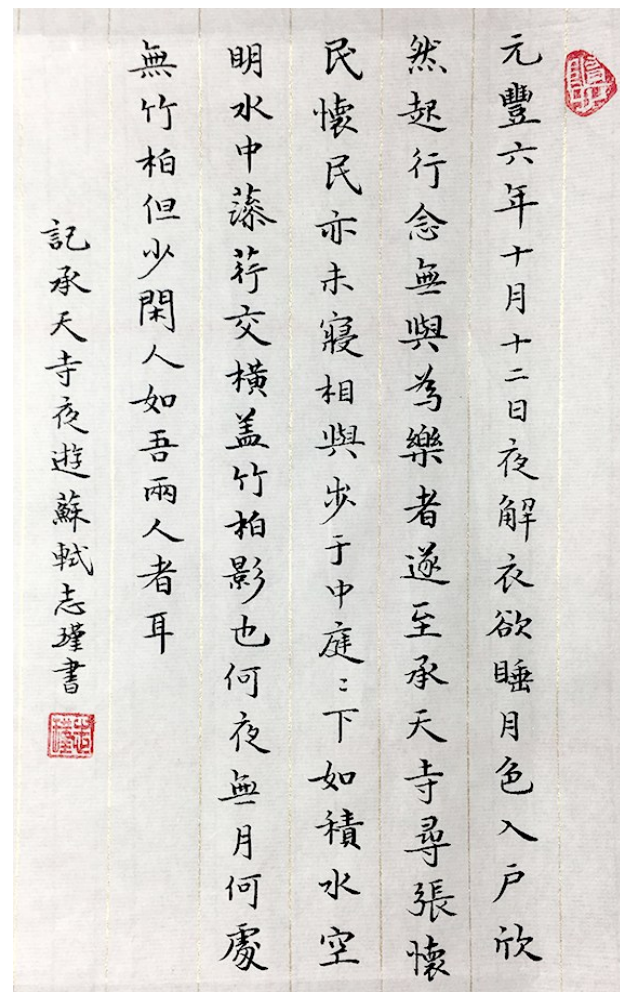
□周折

后拿到了会计和经济管理两个自学考试大专证书，又两三年考完了本科，再后来脱产两年上了财经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接着又上了博士研究生，到英国进修，再后来又上了人民大学的博士后。论学历比他高的人当然多了去了，论职务他如今也仅是个副教授、系主任，爱人在商业银行的一个驻外办事处当主任。问题在于他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享受生活。有一次请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去吃饭，他早于我们10多分钟，见面便告诉我他在原地已经默背了三篇英语文章，这就难怪他现在已经成为西安某名牌大学为数不多的用英语为学生教授专业课的教师之一了。

细细想来，两杯水理论对于调整我们的生活态度意义更为重大。让我们想一想，假如我们在生活中一直有喝苦水的思想准备，便不会对苦水有多么强烈的感受；假如我们总是以从容的心态毫不犹豫地下每一杯苦水，就会感到生活的前面有一杯又一杯的甜水在等待着。但是，我们最好连想都不去想那一杯又一杯的甜水，而是不断地尝试着去喝一杯又一杯的苦水，那生活定是别有滋味的。因为，上帝对我们都是公正的，他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甜水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就是我在两杯水之间作出的一种新的选择。

■笔走龙蛇■



书法 李志瑾